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六8）

一对年轻夫妇远赴非洲开展的见证

主后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弟兄告诉我，神在他深处有呼召，希望我们全家大小，一家三口能移民到非洲西部的加纳传福音。当下，我默不作声，只是心头惦念着这件事，同时，我也满脑不断的想：非洲到底是个甚么样的地方？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外交人员，更不是商人或企业家，只能说是一对年轻寻求主的人，为甚么一定要去非洲？我疑惑的思绪未曾间断，层层疑虑：非洲的疾病，疟疾、伤寒、霍乱…；黑黝黝的土人；落后、贫困肮脏的环境；还要带着才八个月的女儿前往…，真不知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还是出于弟兄过于强烈的宗教情操。总而言之，我只能将这一切错综复杂的思绪和疑惑带到神面前。如今，四个年头过去了，我从深处怀着无限的感恩与赞美，的确，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有美意不必测。

犹记得初次踏上非洲大陆这块土地，那里热气上腾得仿佛在火炉烧烤般，路上经过的非洲人衣衫简陋，伸出干瘦的手向我们乞食。他们注视着我们，似乎在说『我肚子好饿』，我也终究禁不住怜悯之心，拿一些食物给他们。过了一个月终于找到落脚之处，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是停电、停水。为了省水，我总是先帮小女儿洗澡，洗完之后的水换我洗，我洗完的水换弟兄洗，弟兄洗完的水还要冲马桶。生活在非洲，食物是最大的试炼：这里没有台湾的丰富物资，更没有台湾物流的便利。这里的市集是指每个黑人头上顶着食物叫卖，车水马龙集中在一地；臭鱼臭肉都是用盐腌渍过的，成群的苍蝇围绕着。比较好的摊贩是用几块木板钉制而成，上面摆着简单的过期食品。每次到市场即思念台湾宝岛的富足，若没有清楚的异象及从主来福音的负担，我真不知在这地方要如何过下去！有一次我到市集去，看见年仅四岁大的小男孩头上顶着水袋叫卖，站在炙热的太阳下动也不动，无人理会，我里面感觉一阵心酸，才四岁就要面对这社会生存的挑战。小女儿也会对我说，『妈妈，他们好可怜，求主耶稣保守他们。』我里面很清楚，不是因着他们贫苦我们才来这里，乃是因为他们需要福音。

有一次我和小女儿同时得了疟疾和伤寒，看见小女儿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忽冷忽热，真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把她带到一所当地的医院，看到医生帮她

打点滴，针管插了又插，试了又试，我不禁怀疑他们的医术。看见小女儿瘦弱身躯，一直向我哭诉：『妈妈好痛！』我只能交在恩主的手里并借着医生的手医治她。不久之后看见小女儿又恢复往日的活力，我经历祂永不离弃我们。疟疾对于瘦弱的我也不放过，第一次得了疟疾几乎丧命，在这里要找医生，开车至少要一小时以上，更别说是急诊室的服务，我们无法豫知下一刻会发生甚么事。不巧的是我初次得疟疾发病是在狂风暴雨的日子，弟兄带我看医生后再回到药局买药，我照着医生的指示一次服下十四颗药，却因药剂太强导致中毒。当时我呼吸急促、下泻难熬，以致肠胃炎出血达二周之久，折腾了半天，病情总算控制住了。其间还经过几次几乎丧命的疾病，多少次与『阴间的门』擦肩而过，但却是在基督里夸胜。我经历不再是天然老旧自我，体验主钉死舍身之爱的阔长高深；是的，我外面的旧我会毁坏，里面的新我却日日在更新。

匆匆过了三载，我怀了老二！当地圣徒鼓励我在非洲生产，但我里面没有多少的信心，并且也了解当地医疗设备有限。我在当地时常得疟疾，我与医生讨论过，医生只告诉我，在怀孕的过程需要住在蚊帐里三个月，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怎么生活呢？和弟兄商量祷告的结果，里面觉得稳妥，只要比平常多注意一点就可以了。怀孕过程所需的营养品之缺乏自然不在话下，然而这段怀孕的过程中，奇迹似的在我怀孕之前虽然得过疟疾，怀孕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生病，直到生产后才又得了疟疾。我经历了主大能的保守。如今宝宝已一岁多了，当地圣徒很喜乐我们生下了非洲宝宝，而我的两个小孩很喜欢吃当地的食物，酸酸臭臭的 boncu，也成为标准的非洲人。

弟兄有时到别的城市开展，有时到大学校园，有时在左邻右舍，将所接触的福音对象邀请到家中来聚集。有一回我们到『马给苏』原始的部落，发现整村都是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不约而同的聚集在一起唱诗、祷告、赞美神。虽然外界物质空空如也，他们心灵却是富足有余，因神作他们生命活泉的供应与享受。我们和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再嫌弃他们的脏乱，不再轻看他们的低俗，不再与他们格格不入，而在神圣的爱里来爱他们、接受他们、拥抱他们。他们虽然黑却是秀美，我们从深处宝爱、珍赏他们如此热切真挚的爱主。

来非洲之前，我认为若是我们爱神并为着祂，就能事事平安顺遂，但其实并非如此。有一首诗歌说，『「破毁！」成为我纯益，其他航者要惊奇：像似残忍的摧毁，实是化装的恩惠！毁后乃是在主手，有主自己来看守。』越困难的环境，越驱使我们转向主，与祂有生机的联结，这些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回首已过四年，主告诉我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一年我抱病回台；第二年我以

伤痛的心情，抱着同伴（傅仲光弟兄）的骨灰回台；第三年我抱着小宝宝回台。到第四年回台时，我可以分享在非洲的经历是无价的一主耶稣是我的生命、力量，在我虔读圣经时，凭借李弟兄属灵书籍的诸多著作，所看见关于基督、召会、那灵、与生命的启示，和我从弟兄姊妹身上所得着的生命灌输，以及圣徒们夜以继日的代祷扶持，加上我亲眼看见主在非洲见证开展行动的快速，这一切全是祂爱给予的无上宝贝和超凡价值，使我一生感激不尽。经过这些，现在非洲之于我不再是黑暗大陆，反而我体验到，在我们里面无谓的惧怕才是黑暗，因此，我能够再次肯定阿们神的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華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潘承恩、潘古意味）

非洲宣教史略

一八三五年，李文斯敦读到荷兰宣教士古特兹雷夫（Gutzlaff）所写的「中国的呼吁」（Appeal of China）：「听，在中国那一片禾场上，成千上万未能听见福音在呐喊，为什么我们的回应祇是一声叹息，那传福音的人在那里？海外宣教士为何总是那么少？」这一段话，深扎李文斯敦的心。李文斯顿写到：「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我将全力朝此目标，装备自己。」

『黑非洲—白人的坟墓』

“数百年来，黑非洲都被视为『白人的坟墓』，丧生在这里的宣教士远超世界各地。他们为福音付上极大的代价，不过成果亦很可观。福音传到非洲，与亚洲相比较为时颇晚，收成却高踞世界『宣教禾场』之首。预计踏进二十世纪末页以后，撒哈拉以南的人，将有 50% 归向基督。数目的增长，主要来自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时，信徒增长极其缓慢；然而奋不顾身，为福音工作打开出路的，却是十九世纪的宣教士。”

福音传入非洲，始于十八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 Moravian Brethren 在殖民角 Cape Colony，1799 年温德金 John T. Van Der Kemp 抵好望角。1816 年莫法德 Robert Moffat 在南非开始宣教。1841 年戴维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抵非洲。1844 年奇勒夫 Johann Ludwig Krapf 抵肯尼亚 Kenya。1874 年史坦利 Henry M Stanley 开始 999 日之旅。1875 年葛林费尔 George Grenfell 抵刚果 Congo。1876 年史莱舍 Mary Slessor 抵尼日利亚 Nigeria。1876 年马开 Alexander Mackay 抵乌干达 Uganda。

社会歪风

部落争战，猎人头，杀双胞胎，祭人，吃人肉，巫术交鬼，一夫多妻等等
毒蛇猛兽，非洲热病，各种传染病毒，从未涉足的原始森林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贩卖奴隶
语言问题、沟通问题

戴维李文斯敦对非洲的贡献

『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不同于其他的探险家
他的探险不是为了征服未知之地，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好胜心，不是为了
显明自己多伟大，
探险只是为了一个职责，将神救赎的真理带给非洲人。
三十七年之久，他行走非洲三万哩，任何危险的时刻，他不对任何人
——包括食人族与奴隶贩子发射一粒子弹。
他只将自己的安危放在神的手中。他的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
就医学而言—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个医生，
就地理而言—他是画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人，
就政治而言—他是终止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的关键者，
就探险而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
就科学而言—他是详细记载中非洲动物与植物的先河。
后世的人，称他是「非洲之父」。非洲地图上，仍有三十几个地方以他的
名字命名，
他深得非洲土著的敬爱，至今，非洲人仍称他是：「非洲人的朋友」。』